

282 晚清是帝国在中东的最优解

大家好，今天是聊天儿，我选了个题目《晚清是帝国在中东的最优解》。我是站在帝国的角度来看中东问题的，我知道这题目别扭但仔细体会可能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一则我觉得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智慧可能远远未达到炉火成纯青的状况，他们有机会将中东变成晚清但他们粉碎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那一次他们没有想到最终的结果。

有的时候胜利可能不一定是最优解。我国在处理地缘政治上也要有深刻的思考，有的时候事情往前多推一寸可能都是问题。所谓“过错错过”，过了就是错了，目前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这样。

我看到的倒不仅仅是俄罗斯、伊朗等等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失误甚至是失败，我看到的是美国、土耳其、以色列在不经意之中将中东推进了新时代，所以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兴奋乃至高兴，因为我知道对叙利亚的这种粉碎才能开启一个新时代。

此次叙利亚我不能把它叫做一场叙利亚战争，其实是一场叙利亚变革。我们权且用战争或者冲突来描述吧！但是我首先必须明确的一场战争或一场变革的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看不清它的性质的话可能就会犯历史性错误。首先一定要搞清楚它**不是宗教战争**，不是逊尼派对什叶派的一场战争。请一定要记住这第一句话！不要被误导！我们有些朋友一想到中东问题立刻就考虑到种族、宗教问题上了。

不要简单的理解为这是原教旨主义发动的，针对普通教义、针对犹太、或者是针对其他的战争。第二它**不是种族冲突**，不是与波斯、与犹太或者是与突厥的冲突，它不是种族冲突！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呢？我请大家注意另外一个词“**阶级斗争**”，昨晚还有人在跟我争论这件事情。

因为信息非常混乱，大家认为新上来**朱拉尼**是萨姆的领袖是犹太的特工人员、犹太间谍，这样理解似乎也能找到一些线索，但我仍然不这样的认为。我觉得你要理解中东问题先要从**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出现和中东的第一轮现代化浪潮来看，因为萨达姆还有老阿萨德都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党员。（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是“解放叙利亚组织”或称“萨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 HTS）的领导人）

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他们走的一条路是“**穆斯林社会主义**”，只是当这场阿拉伯社会复兴运动展开之后，其中很多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骨干，这些豪杰们后来获得政权之后，没有真正的落实他们原来的理想，而走向了准国王式的独裁与专政。其实第一次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努力最后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但整体上失败了。

当萨达姆被绞死之后，残存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他们转入了地下，变成了一系列的恐怖组织。我想说由我们中国人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定义我本人不完全接受，我并非支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我不接受美国或西方来定义的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经历过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的伟大历程。

在那个风雨交加、血肉横飞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我们的八路军、我们的解放军又是怎样被反动派进行定义的呢？我这样的比较可能好多人会觉得我过分，但我只是想说明我们不介意美国或西方怎样定义，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世界上所有事物，包括组织和人的我们的理解和认识，不一定对但没有必要跟随。

好，首先，我今天说的一个题目，**我认为这不是宗教战争，不是种族冲突，是阶级斗争**。第二条我提出来，我想说的是**以我对中东历史的关注，我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东**。我说的这句话它不是一个看法，而是整个中东地区包括了什叶派、逊尼派所有穆斯林，甚至

包括了突厥人，他们一路走来，在近百年的现代历史之中，他们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必将会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更多的人接受这样一个看法，形成共识的时候，它就会有相应的领袖组织去努力做某种实践。其实，从“阿拉伯之春”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东西。然而我们也知道，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阿拉伯之春”不可能让整个的中东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你说此次的“沙姆解放运动”或者是“沙姆夺权”，会让叙利亚有机会尝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吗？我其实一直在关注从ISIS到沙姆解放。

我注意到这个42岁的朱拉尼，我管他叫小朱。我注意到小朱他在他的根据地里组建了妇女事务部，他强调妇女解放，这很有意思。他组建了医疗保健部，他希望他的人民身体健康。他组建了内政社会服务部，他很在意社会组织。他组建了文化经济发展部，他一直努力通过自身的方法，而不仅仅靠外部捐助，来建立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体系。他的做法很像当年新四军二师在江南的做法。

小朱在根据地凑了钱以后大力办教育，他们花钱筹办和支持了八百所中小学，根据地不大，竟然办八百所中小学。他还办了自己的干部学校，有一点点像延安的军政大学。办了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的非常重要的从事行政工作的干部和青年军官。当然萨姆牺牲的状况也非常惨烈，大批的干部牺牲了。但我刚才说的事情表达了一个小朱，他并非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军阀。

我也一直在观察小朱占领大马士革之后的表现。因为在他的根据地里他做了“土改”，另外他要求官兵平等，这个事情我们有点熟悉。但是在大马士革占领之后，并未发生萨姆解放组织对大马士革的商业机构的抢劫。萨姆解放组织一向是纪律严明，并且他们在占领第二天就以武力的方式保卫面点铺，开门卖饼子。虽然这饼子涨价，从外部

的消息得到的是涨价超过100倍，但是这个纪律严明这件事情，在大马什革是可以体现的。

昨天就有朋友说，卢先生显然你内心深处是喜欢小朱的。我说是的，与其说我喜欢小朱，不如说我喜欢中东地区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确实应该起来了，他们有责任改造一个尚未进入现代的穆斯林社会。他们有权利带领他们的人民进入现代。如果这条路一定是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勇敢的去走这条路，让他们的国家富强起来，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并不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种族意识，我只是希望老百姓好。

好，先说了叙利亚内部的事情。其实，每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都要耐心的观察等待，不必过早的下结论。也不用说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赢了，谁输了。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好，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①战争定性**。第二部分我想说说**②大国的短视与骄横**。我先说普京，先说俄罗斯。其实我一路这样看下来其实心里面是难受的。

普京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确不是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可能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所以他有着固有的老毛病，重视细节、多疑狼顾。往往在战略决策的关键时刻无法把握方向、无法把握力度。俄乌战争我就不想再说了，我们今天谈对中东事务的处理。俄罗斯做错了什么？好多人认为俄罗斯在这个时候退出中东是一种非常精妙的策略或者是算计。

我想说的是，如我是普京2014年拿下克里米亚之后，其实当时动克里米亚有一些冲动，但是大势所然已经没有办法推辞了。因为俄罗斯“岳飞”已经动手了，所以拿下克里米亚虽不是最佳选择或者最佳时机的选择，但已经做了，那么马上第二件事必须跟上。第二件事情就是中东，就是拿下克里米亚必须在中东搞出事情来。普京这时候犹

豫，2015年其实在叙利亚，俄罗斯已经投入足够的财力、人力去帮助叙利亚。

好多人并不了解普京其实跟埃尔多安的关系远远好过…。好吧，那就不说了，远远好过，不是一般的好，可能仅次于白俄罗斯那种好。他跟土耳其表面上，俄土好像有历史冲突，现实中的矛盾，但普京本身和埃尔多安的关系是极好的。普京跟伊朗的关系也是极好的。普京跟伊拉克新政府的关系也是极好的。普京完全能够控制阿萨德叙利亚政府。2015、2016年他们在奥巴马当政的最后时期，奥巴马几乎是极其残暴的去对付普京。

而此时此刻，默克尔并没有能力带领欧盟或者是北约来解决克里米亚问题以及以后的俄乌冲突问题，必须在这个时候抢占战略制高点，分散俄乌边境的外部压力。如普京下定决心在2014年之后，2015、2016关键时期与埃尔多安合作、与伊拉克合作、与伊朗合作，用正规军+雇佣兵团协助叙军。

协助叙军拿下叙利亚被占领的全部领土，其实在军事上是存在这样可能性的。因为叙北部被占领的土地，基本上是库尔德工人党他们南下抢占的土地。美国是一个在战略上非常冷静和清醒的一个大国，美国的军事家是非常明白的。他们武装库尔德人南下抢占的部分，恰恰是叙利亚的粮仓和石油生产基地。叙利亚粮仓意味着2000万人口的饼子，叙利亚的石油基地意味着每个月10亿美元的收入。

阿萨德是一个医生，他不是一个军事家。其实叙利亚自己有可能也能做成这件事儿，但是他是一个孱弱的医生，他没有那种勇气和胆魄，但是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都愿意帮助他。因为他们想让库尔德人退回旧有的居住地，因为库尔德人一旦获得了叙利亚的粮仓和石油基地，每个月就有10亿美元的收入，这对库尔德人建国几乎是非常重

要的支撑，所以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都会愿意帮助叙利亚做这件事情。然而问题就出在普京身上。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普京内心深处一直对美国人、对欧洲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他竟然接受了停战协议和和解，将叙利亚粮仓和石油基地拱手相送。送出去以后，俄罗斯不但难以守住他的两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并且他还必须腾出财政资源来供养叙利亚的老百姓的饼子和必要的军火。他也必须将伊朗拉进来承担。但这完全可以一次性解除北方的威胁。

当库尔德武装不断壮大，他构成了对伊拉克和伊朗的严重军事威胁。他阻挡了伊拉克和伊朗在中东事务上协调一致的能力，当然也包括土耳其。要知道美国和以色列是库尔德工人党的靠山，他们不但给予了大量的军事资助，经济上的协助，当然经济上协助主要是通过掠夺叙利亚来实现，还给了大批的组织训练，主要是组织训练和情报支持。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普京做的不好。如果我是普京的话，我就不会给美国和以色列人喘息之机。

2015年、2016年一定衔接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四个方向动手，其中用瓦格纳与黎巴嫩、与伊朗和叙利亚政府军组成的30万大军横扫北部，完成叙利亚领土的统一。主要是夺回饼子和油井，叙利亚有了每个月1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和饼子，然后如果普京是个脑子聪明的人，就应在16年之后，邀请中国共同使用塔尔图斯港。

或者是在塔尔图斯港旁边与叙政府签百年协约，新建一个码头。最好是共建塔尔图斯港，这样减轻俄罗斯海军的压力同时也给中国海军进入地中海。一个契机。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儿。如他完整的拿下叙利亚，那么中国和叙利亚通过一带一路协议可以开始重建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的经济稳下来，政治环境稳下来，叙利亚30万大军，可以有十万大军陈兵于格兰高地，你觉得那个战略态势是怎样的？

剩下20万大军。由十万大军留下来继续处理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的残余势力，另外十万雇佣军随时可以前往非洲或回到俄罗斯境内。如果普京真的是大帝的话，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在中东这个地方，站稳了会极大的分散北约处理器俄乌边境的能力。非常遗憾，历史给了普京机会，但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总是多疑狼顾，每一次办事情都不到位，太想着跟别人谈了，谈个屁啊。

老实说，如是教员这事儿办的肯定是非常漂亮，老实说，如果斯大林这事办的也会非常漂亮，但是普京确实是非常糟糕，糟糕的，我都不想原谅他。好，俄罗斯我就说这么多，我下面说说美国，美国人到底怎样想的？阿萨德不好吗？一个孱弱的俄罗斯，一个四面下跪的阿萨德，不好吗？啊？你认为小朱好？我觉得美国人在处理中东问题上也是一根筋。

当然了，可能美国这些年也是确实缺乏真正像样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一个29岁的人，他经历了大学教育，经历了三年苦战，经历了五年监狱的29岁的年轻人，两只枪，七个人，跑进叙利亚北部最小的恐怖组织，横扫天下，用15年的时间成为叙利亚最大的、最有实力的军事组织沙姆解放阵线。我刚才说了他们筹办和支持了800所中小学，15年。你以为这是个个小朱的问题吗？42岁的小朱带起的是一个党啊。

42岁的小朱带起的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带起的是新的思潮啊。这个有的时候远远比军事能力和大家算的经济账要厉害的多，我觉得美国人失算了。阿萨德再不好，都应该支持阿萨德，因为阿萨德更像是晚清，晚清的大清政府走风漏气、千疮百孔、四面下跪，他的存在可能是对美国治理中东一种最好的存在。当推翻了阿萨德之后，新上来的小朱和萨姆，我并不知道他们能否矗立屹立不倒。

但一旦小朱或者是小朱的接班人们完成了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中东将进入新时代。难道你看不到吗？小朱令整个中东全部在瑟瑟发

抖，包括沙特、约旦的王爷们，也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伊拉克、伊朗。42岁的小朱带领着年轻的萨姆解放阵线，以及那个破烂不堪的皮卡军队。让大家瑟瑟发抖。有趣吧！

所以我认为美国人在治理中东上的问题犯了很多很多的，在战略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因为一根筋了。好，说完美国，我说说伊朗。我对伊朗，特别是他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同志的评价一直不高，因为别人认为他很聪明，打造伊朗之弧，为伊朗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却不这样想，我不这样想，因为伊朗有着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也拥有足够的资源优势。伊朗最大的问题，最大最大的问题完全不是外部。

伊朗最大的问题完全不在乎外部，而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彻底的改革，就是**伊朗要走进现代化**，走进现代社会。伊朗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许多波折，他走过新自由主义道路，也走过准社会主义道路，但没有一个到位。哈梅内伊在霍梅尼之后，他开始温和的转向西方，但是哈梅内伊并不了解他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伊朗的真实经营情况，他的道路的最优解在哪里？他耽误了伊朗的时间。当伊朗的军队做生意的时候。

伊朗既没有进入到西方的现代文明，也没进入到东方的现代文明。他虽然不是像沙特，像约旦这样有国王的一个国家，但他仍然是属于门阀林立呀，既有财阀，又有军阀，门阀林立的这样一个半封建的国家。他不在外边，他的真正的问题貌似是在外边，其实是内部。哈梅内伊，他有机会完成对伊朗的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但他耽误了，他耽误的结果是伊朗在犹疑、在迟疑不决中。

目前，哈梅内伊垂垂老矣，已经进入晚年，好多人说他已经快到弥留的状态。他并没能完成伊朗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甚至他都不能安排一个像样的接班人来主持伊朗大局，来完成伊朗的改

革，甚至那个人都不一定能确保伊朗的国家安全。伊朗现在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同时，由于中东的变局，所以伊朗也处在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特朗普很快就要登基了，目标可能就是伊朗。

请设想，一旦伊朗内部发生动荡，伊朗一直是走风漏气、千疮百孔；伊朗一旦内部发生骚乱，美国、以色列进行军事干预，封锁波斯湾或者是严密封锁伊朗，那么伊朗可能由于内部的动乱，而走向某种改变；或者是伊朗内部没有动乱，外部的军事压力将导致伊朗内部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解体。而且我一再讲贝森特，我知道我和所有人的看法都有巨大的差异，所以好多人攻击我，攻击就攻击吧，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不是别人的留声机，我不是传声筒，我带着眼睛还有个大脑。

贝森特，他说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减税、减息，他还要强美元，疯了吗？可能被森特没疯，减税减息是共和党必须要走的路，这个事情贝森特不能逆转。那减税减息意味着弱美元，它怎么就变强美元了呢？对啊，美国可以用战争，用极端手段来使美元变强。目前，目光集中在伊朗，一旦封锁波斯湾，石油价格翻倍到150，如果封锁波斯湾超过六个月，可能就是200美元一桶石油。

我前两天发了一张图，让大家看一看欧洲的股市涨到什么情况，欧洲的房子涨到什么情况，看看日本、韩国、台湾什么情况。打伊朗对贝森特而言毫无意义，但是**伊朗决定着全球资本的流速**，特别是全球美元的流向一旦动起来，那么全球资本的流动速度会立刻的冰冻。那么欧洲、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将次第崩溃，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资本再次回流美国，因为最安全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并且它还有很多优质的投资标的，因为欧洲的经济一旦崩溃，欧洲现在已经很贵，就一定要跑了。

其实是特朗普、马斯克、贝森特他们的想法昭然若揭，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正常一点的，我们非要胡说八道那些事情干什么呀？我们能不能听听张文本他们，听听我国的战略家、军事家、外交家们对世界的理解，能不能不要听Trader、seller、首经，不要再听他们的了，他们还很喜欢讲战略和军事问题，会出人命的。因为我们不能讨论汇率问题，一讨论回汇率问题就要封，也不能讨论经济问题。但我们看到外面的事情可不可以做一个汇报呢？汇报，好吧。

说几句以色列吧。我很瞧不上内塔尼亚胡。其实我认为犹太民族还是一个挺了不起，不能堪称伟大，因为这个世界上堪称伟大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其它的要么说强悍——斯拉夫；要么说聪明，比如说犹太民族；要么说奸诈，比如说昂撒。但是犹太人的聪明前面要加个“小”字。当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你看最紧张的是谁？是以色列。他们进行了480次轰炸，摧毁了叙利亚所有的军事设施，或者是将叙利亚的军事资产清零。

将叙利亚军事资产清零，占领了格兰高地，以色列安全了吗？我是说，他认为他清理的是军事资产，我认为他在点燃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定时炸弹。小朱虽然说了他没有能力进行第二场战争。这个话，你这样听——他说：“现在没有能力进行第二场战争。”那就是他一定要打这个第二场战争，只是现在没有能力。小朱如果是失败了，另当别论。如小朱带领的沙姆解放阵线完成了对叙利亚的整合。请问以色列，原本应该16年普京做的事情，可能最后是小朱做。请问以色列，你应当怎样自处呢？

或者以色列认为在美国的帮助下清理掉伊朗，灭掉伊朗之弧，以色列就安全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甚至觉得如美国下场伊朗，引爆伊朗的一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最后的结局可能也不是美国想要的。一如推翻阿萨德之后的结局。我知道，穿越历史具有哲学的高度

来看世界是困难的，但是你不这样去理解这个世界，大国的国家战略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因为那个代价是10年以后要付的，而且有些代价是付不起的。

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是八国联军帮我们推动中国走进现代，并且建立了新中国，没有人这样认为。但当他们摧毁了晚清的一切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为新的政治、经济、改革、变革创造了物理条件。所以，摧毁一个东西其实是容易的，既得利益也是清晰的，但你要考虑最后的结果，不是谁帮中国建立了组织和国家。

惨烈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老师。那切肤之痛痛醒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当这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被痛醒之后，他们想将这个国家带入到新时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今天叙利亚，一个半月之后或者两个月之后是伊朗，那么中东将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中东会留给以色列发展空间吗？或者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它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强悍的努力都将成为它自己的罪证啊。

内塔尼亚胡作为一个军人说不上优秀，但还不算太烂；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及格；作为一个战略家，完全近乎白痴。你不能在你最强势的时候懂得收手，懂得和解，懂得建立和平的基础。你只想在一个短期内建立某种帝国的霸权，愚不可及。我甚至可以为这个国家预期它的未来，甚至可以提前在某个时间节点为它画上句号，一个“聪明”的民族走不远了。

不应该说自己的事情，但是留上十分钟简单念叨一下子，既是我对中东问题的看法，也是想提供一点粗浅的建议，供参考。我国在中东有没有地缘政治的利益？貌似有，但请允许我用如下的语言来描述我国在中东的利益——我国在中东并不需要确切的盟友和确切的敌人，特别是不需要确切的敌人。因不需要确切的敌人，所以不需要确切的盟友。

用简单的语言来概述：**我们是中东地缘政治的旁观者，有限的参与者。**为什么是有限？因为我们不像美俄这样有确切的敌人和确切的盟友。中东对中国的意义是经济上的意义，是中国中东经济新生态，或者我的语言叫经济圈层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的是中东的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我们需要的是这两个市场。我们并不需要中东的战场，我们需要的是市场，而不是战场。

我们有些官方的和野生的专家学者们，非要将中国与某一方的利益捆绑，比如中俄伊，比如中美，比如说中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并不需要中东的战场，我们不需要确切的敌人，我们也不需要确切的盟友。但我们要确保一带一路穿越中东地区的绝对安全，所以我们对战后的重建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而在战争、战前和战争中段，我们应保持克制，保持冷峻的中立，不要介入。但是中东这个地区必将走进新时代。

目前我们的圈层逻辑：中俄经济的圈层，一个新的生态大体成型，运行良好。中国中亚生态大体成形，运行良好。中国东盟生态大体成形，运行良好。中国南亚生态正在构建之中，相信有巴基斯坦，有印度的支持，中国南亚的经济生态会在2025年走向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至于中国和东亚生态，在日韩台被贝森特劫掠过后，中国和东亚的生态也会逐渐构建起来。我们为什么要构建圈层呢？因为有人要脱钩断链。

我在这里花很短的时间讲一下我的新理论：中美不是新冷战，请注意注意，中美不是新冷战，也无法进入新冷战。新冷战是必须在一个生态体系里边的黑白两道的内旋，要在一个生态里面的内旋，就是太极图里那个内旋，是在一个圈子里边的两道内旋，那个叫冷战。请记住我的描述，**中国和美国现在正在开始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生态，美**

国叫旧生态，中国是新生态。美国为什么要脱钩断链？请注意我以下的描述。

新生态的生成必然从旧生态获取能量，无论是资本还是市场，它都需要旧生态提供给它能量。这个能量转移的过程，在耗散结构理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说是一个极端危险的过程，如新生态不能稳定的从旧生态获得能量，新生态可能会解体，而旧生态过快的向新生态转移能量也意味着塌陷解体。转移过程，是两个生态，不是一个生态内的两个不同的力量，请注意我的描述，是两个生态，这两个生态具有竞争关系，具有竞争关系。

我从不认为美国人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是一种道德上的坏，不是！换成你做美国的政治家或者是总统，你也会开始制止能量的耗散，制止能量转移和耗散，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基本的思考和动作，所以脱钩断链是美国政治家乃至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选择。请注意，这是两个生态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美国的生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才会出现能量的转移与耗散。

由于新生态做对了一些事情，所以它对旧的生态具有强大的吸力，所以旧生态的技术、资本、市场等等能量有序的向新生态转移已经不是一天了，是整整的四十多年。如果我们把它算在1971年的话，那算起来是53年，真的就是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新生态慢慢生成，慢慢长大，突然就具有了极大的生命力，它开始吸旧有的生态，就像我们观察这个宇宙里面的星系。

不要一般意义的进行道德评述，因为那种拉仇恨的道德评述，对战略选择，对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构建的所有圈层，我刚才说的圈层，我刚才还少说了个部分的圈层，就是中国也在构建中国、南美的圈层，中国非洲圈层，但这个圈层不像我刚才描述那几个圈层已然成型，并且变得非常的强大，很难破解的那种强大，就

是别人脱钩断链能断了中俄圈层吗，能断了中国中亚圈层吗，能断了中国东盟圈层吗？断不了的嘛，因为这个圈层需要能量，你要不给他，你从里边抽取。看看贝森特的本事吧，贝森特这回搅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否能够粉碎这些圈层？

我国，处在新的生态，不要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自己。它不是冷战，在政治上不是冷战，在经济上它也不是简单的脱钩断链，甚至不要用简单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来理解中国与美国、西方的关系，不要这样理解，这是两个生态之间的能量交换与转移。我们要做的唯一事情，是确保整个能量的吸收、吸纳和转移过程顺利完成，顺利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出手去摧毁旧生态，你没有必要，你去摧毁旧生态转移就结束了，那个能量不会被你吸纳而是耗散，耗散结构理论最怕的就是新的生态和旧的生态之间能量耗散。

因为，能量不一定从一个生态向另一个生态转移，还有可能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是提前生态崩溃在宇宙中完成耗散。我说的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说的是中庸之道。为什么要允执厥中呢？就是不能走极端。一定要记住圣人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今天这个天儿聊的松散，有一些乱，但其实在我心里边是一根线到底的。好吧，累了，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周末愉快。